

## 開放文學 – 科幻寓言 – 新紀元

### 第十四回 彩嘉言進兵駐錫蘭 延殘喘亡命歸孟買

話說魯總督步出船頭，仰首向空中觀看，果然看見有個小小的氣球，由東方飛駛而來，心下好生疑駭，連忙上了舵樓，把一面五萬倍的顯微鏡移過來，對準著氣球一看，只見氣球外面有幾個華人，不覺失聲叫道：「阿呀，中國軍中的奸細來了。」此時魯總督還說是這氣球內所坐的人，必是刺客一流，要來謀害自己性命的。便一面傳令教各艦留心防範，一面調到一艘潛水魚雷艇，自己坐下，等到氣球裡面有人落下來時，便往水底逃命。不料方跳到魚雷艇之上，就聽見各艦上的軍士一片聲喧，說水面上起了火了，接連又聽得許多人高喊救命之聲，甚是悽慘。急忙四下裡一看，只見那東北方海面上濃煙罩地，烈焰沖天，好像潑翻了火油失慎似的，燒得來艦旁的鐵甲通紅，不知這火如何而起，何以能在水面焚燒。正在驚怪之間，又見西北方海面上，也有一片火光，轟轟烈烈的燒將起來，頃刻之間，就燒到自己面前，那些兵艦上存貯藥彈的庫房，被火氣一逼，無不立時轟炸，有的把艦轟破，有的把艙板轟碎，軍士們有被他擊到半空之中，然後落下來的。魯總督看到這裡叫一聲不好，急忙把魚雷艇上艙門開了，聳身躍下，隨手閉上艙門，將艇身如法沉入水底。此時海面上周圍數里之間，已燒得一片通紅，不可向邇，可憐這巫來由海峽之內，幾國軍艦，七萬六千幾百名軍人，除了住在潛水魚雷艇之上，及看見火勢猛搶了救命圈跳下海去的，餘者都活活燒死，燒得來屍臭熏天，海波俱沸，把三四號白人的軍艦，燒一個罄盡。那海峽兩岸上居民都成群結隊的登高觀看，後來水面上因藥力已盡，沒有火了，只有幾艘軍艦，因燃料充足，直燒至下午三點鐘方熄。

這日黃之盛與劉繩祖，自從氣球到了敵軍屯泊的所在，按時拋下流質電射燈，放起火來之後，足足在半空裡觀看到晚，看到敵艦上的軍士燒得焦頭爛額哀號狂叫之時，劉繩祖道：「老夫早知道這化水為火的法子，如此厲害，所以不肯輕易傳授他人的。」黃之盛道：「恩師的說話，誠然不錯。」迨汪洋面上火熄之後，黃之盛見無數敵艦已杳無蹤影，只有西南角上還有三四艘軍艦，未被延燒，屯在那裡不動，心下頗為疑訝，便與劉繩祖商量，把氣球駛到那軍艦之上，朝下仔細辨認，原來就是傳統領所部的右翼全隊的軍艦，都擱在這裡，但艦上都是靜悄悄的，沒有一個人。黃之盛道：「如此火光燭天，這艦上沒有一人出來觀看，一定是敵人未曾派兵看守，否則必是見火勢利害，怕延燒到這裡，預先上岸走了。」劉繩祖道：「我們何不把這氣球落在那大號戰艦之上，上去探探看。」黃之盛道：「甚好。」於是就把氣球對準那艘大戰艦，落將下來，黃之盛開了氣球門，先走出來，四下裡一望，見無一人，便走至下艙，又由下艙走至汽爐旁邊及煤炭房軍械庫等處，各處搜查了一遍，見那煤炭糧食軍械，都絲毫沒有移動，又卻隻影全無。黃之盛口稱咄咄怪事，仍舊走出艙面，把艙下所見的情景，告知劉繩祖，請把氣球起在空中，落到第二艘戰艦上去，再行查探。劉繩祖依言，立刻兩人又駕著氣球，落到第二艘艦上，黃之盛又照前搜查了一遍，又不見一人。黃之盛詫異起來，便與劉繩祖計議，把所有屯在這裡的軍艦，次第搜查過去，直至搜查到第六艘，方才看見一大群機匠火工，關在一間空艙之內。一見了黃之盛，認得是本國的元帥，都不勝狂喜，說我們已餓久了，請元帥速行救我們出去。黃之盛道：「爾等囚在此間，並沒有派人看守麼？」眾人道：「有有，本有四五百兵，在這裡看守我們，誰知今天午刻時候，他們正要造飯，忽見自家艦隊屯泊的洋面上，無端發火，把戰艦挨排燒過去，他們都料著是中國人放的火，恐怕這裡洋面上，也要照樣燒起來，弄得心慌意亂，竟不顧我們性命，急急的上岸躲避去了。」黃之盛道：「哦，原來如此。」說著，便轉身走到機器房裡，覓了一把大鏢刀把艙門上的鐵鎖，狠命的銼了兩銼，銼斷了鎖心，落在地下，順手將門推開，眾人喜得眼笑眉開，都走出艙來，拜謝黃元帥。黃之盛便命眾人，趁著敵兵沒有轉來的時候，快把電機開了，駛回荒島。大眾哄一聲，登時七手八腳，放下兩隻舢板，各人坐了，回到自己船上，開了電機，向東行駛。黃之盛與劉繩祖也不駕氣球了，就坐在傳統領的坐艦上，一齊起碇而行。

這晚到了二點鐘時分，大家抵了荒島。黃之盛便回到自己坐艦，把中軍及左翼的軍士，抽調了一千餘名，分派到右翼各空艦上，改命提督祝自立為右翼統領，又因賀國興也死了，就派參謀官管遍瑛為右翼參謀。分派已定，便差一官員到暹羅國，將自己從青田轉來及右翼艦隊戰敗，並目下火攻敵艦的情形，原原本本電奏中國大皇帝，請把自己交議院嚴加議處。這裡劉繩祖因見敵艦已經焚盡，不必久留了，便欲乘了自己來時的氣球，飛回青田。黃之盛再三向之稱謝，又竭力挽留，無奈挽留劉繩祖不住，只得讓他走了。黃之盛把全軍整頓一番，過了兩日，召集了眾參謀統領等，商議進取之策。何杰道：「此時新加坡巫來由海峽一帶，已無敵艦蹤影，我軍宜趁此時前往巫來由海峽屯泊，以為根據之地。」正議之間，外面報稱有新加坡的三位紳董來到，要請見元帥，黃之盛便教請入相見。須臾，只見軍政官帶領三個人走入，黃之盛定睛觀看，見一個是中國人，一個是印度人，一個是巫來由種人。這三人朝著上面行了一個禮，黃之盛讓他們在兩邊椅位上坐了。那中國人便先行啟齒道：「某名金漢杰，與某同來這兩位先生，都是新加坡全埠公舉的代表。敵處新加坡，日前聽說元帥提兵到來，替黃種人爭氣，便發電南洋群島、大亞齊、小亞齊、婆羅洲、菲律賓濱、錫蘭、印度以及美洲的古巴、墨西哥、澳洲、非洲等處，擬把我們黃種的同胞，聯合為一體，把白種人驅逐了，聊為元帥贊助。後來各地的同胞雖表同情，無奈白人的大軍，都屯在新加坡錫蘭兩處，使我們不敢冒險動手，豈知元帥神威，竟能於半日之間，把敵艦掃蕩一空，我們新加坡百姓，喜得來個個歡呼萬歲。當夜便把本埠的白人及魯總督部下逃在岸上的兵弁五百餘名，一概拘捕了，用一艘大帆船，裝運他們送到歐洲，教某等前來歡迎元帥前往。不想某等正打算動身，大小亞齊、錫蘭、婆羅洲、菲律賓濱等處的同胞，聞知元帥戰勝的消息，也陸續來電，說已照新加坡辦理，把白人驅逐罄盡，所有險要地方，都歸自己團練兵扼守，元帥此去一路可毫無阻滯，且可接濟糧械一切，所以某等特來報知元帥，並恭迎元帥前往。」黃之盛聽畢，甚是歡喜，便對金漢杰道：「請足下先回，代本帥向新加坡全埠的商民先表謝忱，本帥隨後就要來了。」這裡黃之盛便再與大眾商議，耿光道：「既巫來由錫蘭兩埠的白人，已被我們黃種人驅逐淨盡，元帥當即屍進兵，到巫來由海峽，察看情形，留下幾艘戰艦，在彼扼守太平洋門戶，然後進至錫蘭，審視敵人舉動，相機行事，不知元帥以為如何？」黃之盛便問大眾，大眾都道：「耿參謀之言，甚合兵法。」此時左翼何懋功等三艘鐵甲艦、兩艘蚊艇與送黃之盛到越南去那艘潛水魚雷艇，都早已回來，會在一處了。黃之盛因為此去雖中國路遠，恐防軍報阻滯，就派了四艘蚊艇，教他從梧州起西至錫蘭，萬餘里洋面上，都安設了無線電報。安設已畢，黃之盛便傳下將令，把全部軍艦，擇於八月初一日，一律起碇，向新加坡進發，屆時全部的軍艦依舊分作五起，一起一起的按隊而行。

次日就到了新加坡，岸上人民見是中國的海軍到了，沿海炮台都張了五彩龍旗，並升炮三門，以表歡迎之意。隨後埠上的紳士，乘著小輪船出來，恭恭敬敬到黃之盛坐艦上來迎接，又送上啤酒一萬瓶，牛脯一百擔，用以犒勞軍士。黃之盛只得概行收受，教軍中備辦筵席，將這些紳士慇懃款待一番。又隨著眾紳士上岸去巡視一遭，然後斟酌留兵扼守之策，金凌霄當著眾人，上前進言道：「據某的愚見，此去過了錫蘭，雖與敵人對壘，恐未必仍用水戰，元帥宜將所有軍艦，盡行分屯在新加坡、巫來由海峽、緬甸洋面、孟加拉灣以及錫蘭等處，令其勢如常山之蛇，東西八九千里之間，可以首尾連接，一氣疏通，以免敵軍再來侵犯，愚料魯總督此次挫敗之後，已知化水為火法的厲害，斷不敢再調艦隊前來搏戰。此後兩軍相見，不在陸地，必在空中。元帥宜從速到內地調取陸軍氣球隊若干前來，以為未雨之綢繆要緊。」黃之盛聽了金凌霄這番議論，甚為佩服，當下便發電至漢陽，請湖廣總督派氣球隊兩營，帶大氣球五具，前來助戰。一面把左翼艦隊，留在巫來由海峽，仍歸海鏡清統領，鎮守新加坡、巫來由海峽一帶要隘，其餘的軍艦，都跟黃之盛而行。黃之盛共留新加坡五天，方才起碇。一路在檳榔嶼亞齊國領海等洋面，駛行五六日，到二處便留下幾艘軍艦，以資策應。直到八月二日，方到了錫蘭。那錫蘭島的商民，也放炮升旗，備禮迎迓。黃之盛便把部下餘艘軍艦，屯泊在錫蘭海口，派兵上岸，把炮台守住，又派溫燃乘了偵探艦，去偵探敵人消息。不提。

卻說魯提督那日匆匆鑽到水底，而後直把那艘潛水魚雷艇，駛到檳榔嶼為止，誰知這地方的白人，已被土人驅逐罄盡，只得孤孤淒淒的駕著魚雷艇，回到錫蘭島，意圖再舉。此時島中白人，也被黃種人驅逐罄盡，只有自己部下的幾艘魚雷艇既潛水魚雷艇，

在彼屯著，魯總督見已不能自成一隊，不得已招呼大眾，一同駛至印度孟買地方，權行碇泊。一面命人登岸，到英國電報局，將自己全軍覆沒的情形，電知本國及各國政府，請速行核奪。各國政府聞此敗報，大吃一驚，正是：全憑綠氣仍無用，屢勝黃人也枉然。畢竟不知各國政府後來作何辦理，且看下回分解。